
楊麗祝女士訪問紀錄

訪問：侯坤宏、吳文宗、洪瑋伶、張媛媛、莊毓婷、
蔡其聿

記錄：洪瑋伶

時間：2015年7月10日，15:20-18:00

地點：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821 室



楊麗祝，出生於臺北大橋頭，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畢業，曾任國立嘉義農專講師（今國立嘉義大學），現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副教授。研究專長為臺灣史研究、方志寫作、口述歷史。曾獲 90 年度巫永福文化評論獎。著有《歌謠與生活——日治時期臺灣的歌謠採集及其時代意義》、《續修澎湖縣志文化志》、《百年風華北科技校史》（兩冊）、《臺北工業生的回憶》（三冊）、《續修臺中縣志人物志》、《災後十年——九二一地震口述訪談紀錄》、《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等專書。

一、一路平順，走上歷史之路

我叫楊麗祝。閩南話裡的「祝」，就是在家排行最小的，所以這個「祝」，跟國語的「足」，都是一樣，或者是「完」。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有一個洪麗完老師¹，我們都是老么。我是臺北大橋頭人，家裡女孩子生得多，我是最後一個。那個年代還有小學考初中、初中考高中這樣的考試，所以我不是直接讀國中，還要考初中，兩年後初中考試就廢止了。

就跟當年一般小孩一樣，一路考試讀書。會踏入歷史這一行，完全是因為大學聯考的結果。我們那個年代的大學聯考，是先填志願再分發，所以沒有什麼興趣導向，完全是分數導向，因分發到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就去讀了。畢業之後理所當然去國中教歷史，但在教學過程中發現在學校讀的跟後來要教的有落差，所以要花時間讀很多書，比大學時代還要多，那段時間幾乎是最用功的時候。教書兩年後，考研究所就很容易了。那時候會去考研究所其實也是想逃離教書，因為在學校除了教書之外，還要應付很多學生的問題，真的滿累的，所以就逃去讀研究所。

在臺大歷史研究所讀了三年，主要是研究近代史。那個年代臺灣史還比較少人研究，許雪姬老師²那時候是博士班的學姊，

1 洪麗完，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專長為平埔族群史、漢人開發史、族群關係、社會文化史。「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下載日期：2015年7月11日，網址：<http://ithda.ith.sinica.edu.tw>。

2 許雪姬，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與第二任所長。研究專長為清代臺灣制度史、臺灣家族史、臺灣人的海外活動、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口述歷史。「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下載日期：2015年7月11日。

算是很早開始研究臺灣史的。我是近代史組，碩士論文是「晚清時期的岑春煊」。³ 碩士讀完後，因為那時候家境的關係，就沒有再繼續讀了。民國 70 年（西元 1981 年）我就到嘉義農專（今國立嘉義大學）⁴ 去教書，教了六年；民國 76 年（西元 1987 年）再到臺北工專（今國立臺北科技大學）⁵ 來教。一開始教共同科目，就是現在的通識教育課程，後來轉到學校新成立的「文化事業發展系」⁶ 任教，主要是教臺灣文化，臺灣史蹟等課程，也上通識課程的中國史與臺灣史。

我的經歷一直在教書，也沒做過教書以外的事，所以說平順也算平順，沒有變化也真的是沒有變化，一直在教育工作崗位上，大概是 2000 年以後，才慢慢接觸到口述歷史。

日，網址：<http://ithda.ith.sinica.edu.tw>。

- 3 岑春煊（1861 年—1933 年 4 月 17 日），字雲階，廣西西林壯族人，清末民初中國政治家，曾任兩廣總督。
- 4 嘉義農專（今國立嘉義大學），創立於 1919 年，最早名為「臺灣公立嘉義農林學校」。1965 年升格改制為「臺灣省立嘉義農業專科學校」，為五年制專業，簡稱嘉義農專。1997 年 7 月升格改制為「國立嘉義技術學院」。2000 年與國立嘉義師範學院整合而成國立嘉義大學。
- 5 臺北工專（今國立臺北科技大學），1912 年由日本臺灣總督府於臺北廳大加堡大安庄設立「民政學部附屬工業講習所」，分設土木、金工及電工二科，是為臺灣工業教育之肇端。1918 年在原址增設「臺灣總督府工業學校」，並設機械、應化、土木三科，專收日籍學生。隔年改稱為「臺灣公立臺北工業學校」。1945 年改名為臺灣省立臺北工業職業學校，1948 年升格為臺灣省立臺北工業專科學校，簡稱臺北工專。1997 年改名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 6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於 2011 年設立。

二、投入口述歷史之前的地方志工作經驗

(一)《續修澎湖縣志》⁷工作起源與經過

我會做口述歷史，基本上都是跟許雪姬老師有關係。2000年之後，許雪姬老師找我做《續修澎湖縣志》，在那之後，她大概覺得我做的成績不錯，每次也都如期達成，所以就常常找我。

《續修澎湖縣志》的團隊成員有來自臺北跟臺中的老師，還有澎湖當地一個退休的國小老師，林文鎮老師。⁸許雪姬老師自己就是澎湖人。我因為在臺北還有工作，沒有那麼多時間可以到澎湖去，所以就讓我負責文化志，不用長期駐點澎湖。但因為地方上的文化人物資料不太多，還是要借助口訪來輔助。一般來說，地方上的志書每隔二十年或三十年就要修一次，所以只找清朝和日治時期的文獻是不夠的，我們要補的是已經二、三十年沒有修的東西，是「現在的東西」。

我們那時候一開始是用耆老座談，就是找對地方文史熟悉的人，一起座談，請他們提供相關的名單，以文化誌為例，除舊誌上的人物外，必須要知道有哪些人事物是談澎湖的文化會談到的。那時候我並沒有自己做口訪，是我的助理在澎湖蹲點，由她

7 《續修澎湖縣志》之時間斷限至2002年，並依據時代變遷加入新議題及增補原有內容，計有大事記，地理，人民，政事，物產，交通，經濟，城市，衛生，財政，教育，宗教，文化，人物等14志，《續修澎湖縣志》（澎湖：澎湖縣政府，2005）

8 林文鎮，澎湖地方文史工作者，任職澎湖海洋文化協會總幹事。專長：澎湖石滬漁業生態文化體驗活動、澎湖國家風景區環境教育場域認證計畫、澎湖吉貝石滬修建工法研習活動。「臺灣海洋教育中心」，下載日期：2015年8月26日，網址：<http://tmec.ntou.edu.tw>。

去找一些藝術家或單位。比如說澎湖有綠蠵龜文化館，⁹ 那這文化館是怎麼運作的。那時候網路沒有像今天這麼發達，今天只要在網路上找一下這個文化館，大概成立的沿革我們都可以知道，但那個年代就比較少，所以就要由助理去問，不然就是用發問卷的方式讓他們去答，比如說澎湖有哪些娛樂設施、有哪些地方文化團體。我們那時候甚至還用電話簿去找，不要小看電話簿噢！但電話簿有的，不表示這個單位還在，還要再打電話去確認。這算是用田野調查去配合少少的口述歷史，因為做縣志不需要那麼多口訪，比如我介紹藝術家，只要 500 個字就夠了，不用去訪問這個藝術家的後人，只要文獻找得到、報紙找得到，都可以。

在做地方志書常會遇到一個問題：覺得本地人來做，比外地人好。但以《續修澎湖縣志》的經驗來說，我覺得雖然地方上有很多文史工作者，但外地人來修也有外地人的優點。通常地方上的人會覺得很多人事物很重要，但由外地人的角度來看，也許更可以看出哪些是比較具有澎湖特色、更可以代表澎湖的。另外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經費，這樣的計畫通常要看到成果，縣政府才會給錢，我們雖然蓋了地基，可是房子還沒蓋好，縣政府會說你們還沒有成果啊！要完全完工了，才會撥款。所以我們參與的老師一開始都沒拿錢，甚至許雪姬老師和林文鎮老師還自己拿錢出來，先讓助理領到錢。我記得許老師那時候有說：「不缺錢的

9 澎湖望安綠蠵龜觀光保育中心，位於澎湖縣望安鄉 1 之 4 號。公營隸屬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望安為臺灣目前僅存的綠蠵龜產卵棲地，保育中心的設立為澎湖望安綠蠵龜生態研究提供一處研究站，更是一座現地生態教育中心。「澎湖縣政府文化局」，下載日期：2015 年 8 月 26 日，網址：<http://www.phhcc.gov.tw>。

人可以做這個事。」

(二)《續修臺中縣志》¹⁰ 工作起源與經過

做完《續修澎湖縣志》後，我繼續和許雪姬老師合作《續修臺中縣志人物志》。在人物篩選方面，我們有四、五個老師分別從臺中縣¹¹的山、海、屯區，整理出政治、外交、經濟、醫療等人物名單。大家先就這些名單開會討論，再根據每個老師熟悉的領域去分配，我通常分配到教育類跟文化類比較多，政治類比較少。

撰寫一個人物傳，大概 1500 字左右，會先從找資料開始。報紙的地方版，或是地方性的刊物都可以找。像臺中縣有一個《山城週刊》¹²，主要就在介紹臺中當地的事情。也可以從訃聞去找，國史館有專門在收各行各業人士的訃聞，可以從裡面找到一些不那麼有名的傳主資料。另外，國史館出版的《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¹³也可以找到一些資料。那時候我也寫了

10 《續修臺中縣志》包括土地志、住民志、政事志、選舉志、社會志、經濟志、教育志、人物志和文化志等，纂修年限自 1976 年至 2006 年，詳實紀錄臺中縣之地方發展歷史，《續修臺中縣志》（臺中：臺中縣文化局，2010）。

11 2010 年臺中縣市合併改制為臺中市。

12 《山城週刊》1979 年 7 月正式發行，由吳國城與吳鎮坤兩位東勢子弟返鄉創辦，發行於臺中東勢、新社、石岡、和平、卓蘭等五鄉鎮，報導區內社區建設、文化活動、歷史文物、農業新知。

13 《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蒐錄重要人物的行狀、事略、傳略、行誼、自述、年表等，以原始、罕見、完整為選取標準，彙集成冊，備修史參考，屬碑傳集性質，已印 27 冊，蒐錄 4300 餘人。「國史館」，下載日期：2015 年 7 月 11 日，網址：<http://www.drmh.gov.tw>。

很多法師的傳，地方上一些佛教刊物會有法師的生平，這部分找資料就可以完成，不用特別去做口訪。

萬一都找不到資料、或資料不足的，就要找到傳主的後代做口訪。我是從《續修臺中縣志》開始，正式自己一個人、帶一個助理去訪問。這些地方性的知名人物，常常資料很少。比如說劉永讓先生，¹⁴他生前是地方上知名的教育家，可是在很多資料裡都找不到他，我們就要找到他的後代，去詢問傳主生前的事蹟。我們也有訪問到外埔非常有名的許家後代，他們家出了很多政治、經濟、商業、外交方面的人才。因為人物傳大概 1500 字左右，所以不需要訪問很多人，資料夠就可以了，比方說我們問到傳主的姪兒，他有好幾個叔叔，那訪問這個人，就可以問到好幾個人的資料。

《續修臺中縣志》從 2007 年開始做，到 2010 年完成。這段時間，我在臺北科技大學教書，都是利用沒課、或六日的時間到臺中去，這樣來回大概有一、二十次之多，有時候還是當天來回。通常就是助理找資料，我們自己訪問、自己整稿、自己寫，有些資料比較多的，就不用做訪問。那時候爲了讓助理跟老師互相資訊交流，還特地建了一個資料傳輸站。

這次的經驗還不算真正的口述歷史，但已經開始知道自己要去訪問，進而從訪問裡得到某些東西。我覺得這對我影響滿大的，就是知道說，有一些東西是文獻裡沒辦法找到的。像地方上

14 根據《臺中人物縣志》(卷九)，劉永讓先生(1920-1966)時擔任濟南市立官黎營學校校長，隨著國共戰爭轉劇，帶學生流亡，由山東至湖南，之後輾轉到達澎湖，短暫停留後才落腳臺灣。來臺初期任職屏東潮州中學，1965年前後至臺中縣清水中學(現清水高中)任教，直到過世爲止。

的政治人物、還有派系，比方說臺中常講的「黑派」、「紅派」，¹⁵在訪問時會聽到說，雜貨店是支持紅派的，所以黑派的人來買就不賣他；或是這個村子一向都是支持什麼派。這些對我這個臺北市人來說，都是天方夜譚啊！可是對他們來說，這是你一定要知道的。這又提到了前面講的「外地人」，因為我是一個外地人，不是紅派、也不是黑派，所以我可能可以比較中立吧。例如挑選政治人物的時候，因為派系不同可能會講對方壞話，可是我們只是要做簡單的人物傳記，基本上是以此人對地方的貢獻、學經歷等等為主，比較不會牽涉到這個部分。

三、以人爲本，追溯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百年校史

(一) 正式投入口述歷史工作

我正式開始做口述歷史訪問是 2005 年，因為接觸到我任教的臺北科技大學的前身——臺北工業學校。那時候臺北科技大學快要一百年了，學校雖然有要做校史的打算，但沒什麼動作，所以我跟鄭麗玲老師¹⁶就先開始做口訪，等到口訪有了一些成果，再跟學校提出修校史的計畫。學校差不多是從 2006、2007 年開

15 紅派、黑派，爲臺中兩大政治地方派系，紅派代表人物爲林鶴年、劉松藩等人，黑派代表人物爲陳水潭、陳庚金等人。

16 鄭麗玲，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所博士，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教授。研究專長爲臺灣史、歷史文化創意資產研究。「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下載日期：2015 年 8 月 26 日，網址：<http://www.cvd.ntut.edu.tw>。

始支持這個計畫，2009年先出版《百年風華北科校史》¹⁷，是一本以圖片和口述訪談為中心的校史，主要談的是戰前臺北工業學校的部分。大概是校方覺得我們做得還不錯，在學校經費的挹注下，我們陸續將幾年來所做的口述訪談稿出版，書名叫《臺北工業生的回憶》¹⁸，一共三冊。在百年校慶前夕，戰後的校史也告完成。

我們要做校史，第一步要從官方的資料，比如說教育部、或日治時期的資料來找，但在過程中，我和鄭麗玲老師覺得我們比較想了解的是，這所學校和臺灣整個工業教育發展的關係，以及它培養了哪些人、他們在臺灣工業化過程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所以在一開始的設定，我們就覺得要從人的角度出發。我們在學校常會說：「臺北工專校友遍及海內外。」因此要了解學校歷史，應該要從學校畢業生開始，讓他們回憶在就學過程中，包括生活、環境、課程內容等相關問題。我覺得一般在談教育史或教育制度的書都很難看，內容不太人性化，所以當時會覺得要從人出發來談這所學校的歷史會比較有趣，在不同的學制之間，課程會有什麼差別？比如說日本時期的訓練跟戰後有什麼不一樣？都去哪些地方實習？實習會碰到什麼問題？這些都要去問當事人，不是光看法條就可以了解的。

17 《百年風華北科校史》為慶祝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創校百年所撰寫之校史，由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教授鄭麗玲與副教授楊麗祝執行，《百年風華北科校史》（臺北：國立臺北科技大學，2008）

18 《臺北工業生的回憶》以臺北工業生畢業校友為訪談對象，由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教授鄭麗玲與副教授楊麗祝執行口述訪談。訪談內容共輯成三冊，《臺北工業生的回憶》（臺北：國立臺北科技大學，2011）

從 2005 年開始，我們先跟學校的校友會聯絡，他們有一套電腦系統，可以看哪些校友是不是很久沒交會費、或是年紀太大、已經不在了。取得畢業生名單後，開始一個一個寫信或打電話，看有沒有人願意接受訪問。早期訪問比較著重在日本時期臺北工業學校畢業的校友，後來因為同時在做慶祝學校百年的校史，也開始訪問戰後畢業的校友。很多校友年紀都很大了，所以只要身體健康、願意接受訪問，我們都會過去。另外也會從校友會志去找，現在每個學校應該都有，就是給校友聯絡的一種會刊，好像是很無聊的雜誌，但對我們來說幫助很大，從裡面可以去找校友他們什麼時候有開會或活動，也可以找到誰是校友會會長。通常都是從校友會會長開始找起，再延伸到他的同學、朋友等等。所以我們有訪問到好幾個校友會會長，雖然說這樣的訪問的確會有一些問題，比方說，功成名就的人才會去參加校友會，但在一開始的階段，我們只能先求有，再慢慢求好。

口訪的時候盡量每一科都要照顧到，比如說我訪問到一個土木科的校友，就很容易再找到其他土木科的，因為他們有聯絡，也會推薦說：「我的同學也很值得訪問噢。」但是他們同樣都是土木科，學習經驗很類似，就必須要篩選，也要再去找一個建築科的校友比較好，或是請他們介紹有沒有認識其他科的校友。他們通常有系友會、同年會、同級會，有些年紀比較長的還會一個月聚會一次。許雪姬老師有做過一本《日治時期臺灣人在滿洲的

生活經驗》¹⁹，她跟我說在查滿洲國的建國大學²⁰名單時，有看到幾位臺北工業學校的學生。後來我們也從許老師那邊找到一些線索，同時也訪問到幾位有滿洲經驗的北工畢業生。口訪中間發覺其中的關聯，比方說化工科、電氣科的學長過去了，學弟也會接著去。我們找到大概有一、二十個臺北工業學校的學生到滿洲去讀書、就業。

在連絡方面，如果方便的話，也會請校友幫忙打電話介紹，因為曾經有幾次，我們打電話過去詢問，結果後來校友打電話回學校，問說是不是有兩個女老師在做校友訪問，因為現在很多老人都是自己住，面對陌生人也不知對方「是熊是虎」，是不是詐騙份子，所以後來我們出去做訪問時也會帶著識別證，以昭信用，表示我們是學校的人。

有些東西可能受訪者沒辦法提供，我們就要自己去找。比方說課表，因為每個科課表都不一樣，從課表的不同可以看出一些東西。或是因為時勢的改變，課表也變得不同，比方說日治時期會有漢文課，而國文課上的就是日文。這些課表都不是校友提供，是我們自己從學校的資料裡翻箱倒櫃找出來的。其他的，比如說日治時期的招生簡章，上面會列出需要多少學生、每年級的

19 《日治時期臺灣人在滿洲的生活經驗》以有滿洲經驗的臺灣人為訪談對象，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執行口述訪談，由臺史所許雪姬研究員等擔任訪問者。許雪姬等訪問，藍瑩如等記錄，《日治時期臺灣人在滿洲的生活經驗》（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4）

20 建國大學，是一所位於滿洲國首都新京（今吉林省長春），直轄於滿洲國國務院的國立大學。簡稱「建大」。1938年5月創校，至1945年8月滿洲國滅亡而關閉。畢業生共1500名。〈建國大學〉，「維基百科」，下載日期：2015年8月25日，網址：<https://zh.wikipedia.org>。

必修課有那些。如果學校沒有這些資料，就會去永和的國立臺灣圖書館。或總督府的官文書中去找，當然報紙的資料也很重要，其中還有當年的試題。

(二) 男女校友的差異性

日本時期的臺北工業學校沒有招收女生，一直到戰後的臺北工專時期，才開始有女生。但是女生在那個年代畢業，未必能到工業界去。當時社會比較保守、封閉，一個讀土木的女生能夠找到土木相關的工作嗎？非常不容易，因為他們要找的是男生。另外，學校裡女生也很少，一班可能只有一個，或是整個學校只有幾個，假如她們已經過世，我們就沒得訪了。所以女生校友是我們很大的一個遺憾。一方面是沒什麼管道連絡女性校友，另一方面是，有些問到了但是不接受訪問。比方說我們剛好訪問到一個校友有兩個妹妹都是臺北工專的，但是她們不願意接受訪問，覺得自己只是教教書，在工業界沒什麼發展，沒什麼豐功偉業可以講。在臺灣開始九年國教²¹的時候，非常缺老師，很多女生在工專畢業後就立刻去當老師，也不用經過什麼考試。她們會說，我一輩子都在當老師，沒什麼特殊經驗，不想接受訪問。

我們那時候只有訪問到兩位女性校友，還有兩位是用提問題的方式請她們回答，請她們自己寫。訪問的題目會問到關於就業過程是否有受到性別歧視？比如說有一科叫礦冶科，²²念這科的同學就是要到礦坑工作，但對女生來說根本不可能，人家也不會

21 臺灣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於1968年實施。

22 礦冶科，日本時期叫採礦科，現今於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已無該科系。

僱用妳。比如說建築科，業界中有女生不能參加房子的上樑典禮的觀念，就算在建築師事務所，也只能做室內工作，沒辦法到工地去。所以如果是念礦冶或建築的女性校友，她們的發展就很有限。透過這些當事人的描述，我們可以更了解當時的真實情況。在我們研究教育史、研究工業教育的時候，通常只能看到一堆洋洋灑灑的條文，卻沒辦法解釋說為什麼女生都不來念，因為念了機會也少，當然就不來念了。這些都是書本沒有教我們、不會紀錄的，這就是口述歷史的功能。我們要找的就是在正式的制度史書裡不會出現的問題。

（三）戰前與戰後校園風氣不同

在設計提問單的時候，會問到校園生活、社團生活。日治時期校友的學生生活多采多姿，會去打籃球、tennis（網球）或劍道等，但同樣的問題問戰後的校友，就發現他們沒什麼社團生活。戰後會來念臺北工專就是要學技術，畢業後比較好找工作，所以學生都會很認真把成績拼好，趕快找地方實習，畢業後趕快工作。戰前跟戰後的學生結構不太一樣，在日治時期如果能夠考進臺北工業學校，一般來說家庭環境都不錯，因為那個年代受教育的人少，縱使有機會考進來，但家庭環境不許可的話，也是沒辦法讀。戰後會讀臺北工專的學生，很多家境都不是很好，他們會選臺北工專，除了因為這是一個很好的學校之外，它的信譽也非常好，畢業後很容易找到工作。在那個年代，有些學生可能考上建中或附中但不去讀，會跑來念臺北工專。所以為什麼戰後的校園社團活動會如此貧乏，這些都是有關係的。

臺北工專的學生基本上就是就業為導向，以學技術為導向。

戰後五專的課程就是高中和大學的課程合在一起，課業非常重，讀書都來不及了、賺錢都來不及了，哪有空玩社團呢？臺北工專的學生也常常自詡說：「我們的程度很好的。」他們說在當時，尤其是戰後初期，老師沒那麼多，工學院也沒有幾家，臺大工學院跟臺北工專的師資其實是差不多的。臺北工專的校友常常會舉一個例子：遇到電腦壞掉時，臺大跟交大的都只在旁邊看，不知道怎麼辦，但臺北工專的就直接過來弄一弄，電腦就可以用了。因為他們的訓練是實用為主，也因為這樣讓他們在社會上信譽還不錯，學生都很認份，耐操。校訓就叫「誠樸精勤」呀！這些都是校友自己講的，說企業就是要用臺北工專的，耐操聽話又好用。我覺得在研究臺灣戰後經濟，或是這些重要的工業人物裡面，臺北工專的確是要好好研究的一個學校。

(四) 訪問過程隔行如隔山

在口訪過程會遇到一個很大的難關，就是對於受訪者提到的專業知識不是很清楚，這樣就沒辦法繼續問下去。例如電氣科的跟我講一堆真空管什麼的，聽不懂，也只能把它記下來，因為不知道他說的這個跟那個有什麼差別，自然沒辦法再進一步去問，因為每一科都有每一科的專業。以課程為例，我們歷史系的要問農業科系的，也沒辦法問到太深入，只能提一般性的問題。

從這個角度看，會覺得目前所做的訪談是相當不足的。因為從日本時期的臺北工業學校，到戰後的臺北工專，它在臺灣專科教育的進展與演變，以我學歷史的角度會覺得可以繼續做下去，像是工業教育與美援的關係、影響。美援希望以最快時間讓臺灣某些產業起來，因此也必要設立相關科系。臺北工專有一個科系

叫電子科，那就是美援下所成立的。除此之外，五專學制也差不多要走入歷史了，現在已經沒什麼專科學校，願意念的人也很少。綜合以上幾點，會覺得這個題目還有非常大的空間可以繼續做下去，但要考慮不能只有學歷史的進來做，比方說去訪問土木系的時候，也希望土木系的學生或老師可以來參與，這樣當受訪者拿出一本土木科的課本出來時，話題才能繼續下去，不然我們學歷史的根本看不懂！但這樣的合作也是有難度，工科的老師不一定有意願。

（五）無法完成的口訪稿

我們做《臺北工業生的回憶》，是在四、五年間訪問非常多人，不見得每一篇稿子都可以整出來然後發表。例如有一次是到高雄訪問一個校友，他一直講做工會理事長等等的豐功偉業，後來我就不訪了，直接跟他聊天，當然還是有錄音，只是回來後我就決定這篇不整稿了，因為我問的問題他幾乎都沒有回答。

目前有很多從這個學校畢業的校友都還在檯面上，學校也常常會說有六十幾家上市公司老闆通通都是臺北工專畢業的，如果想要訪問這些老闆，假使他們已經退休，那應該有滿多時間；但如果還在第一線衝，大概也不可能接受訪問。如果幸運約到上市公司老闆接受訪問，非常高興，但最後的結果是他也沒這麼多時間來回確認稿子有沒有問題。有些人可能是覺得不妥，例如有一次訪問童子賢²³，他侃侃而談，非常有內容，但後來稿子整完、

23 童子賢(1960-)，生長於花蓮。1990年創立華碩電腦，現為和碩聯合科技董事長。〈童子賢〉，「維基百科」，下載日期：2015年8月25日，網址：<https://zh.wikipedia.org>。

送給秘書後，也就沒有下文了，因為我們只能透過秘書去聯絡，他又常常不在臺灣，後來這篇也放棄了。

有一些是稿子拿回去之後，全篇改成他要的樣子；或請秘書寫一篇董事長的個人生平，改成一篇四平八穩的稿子回來，我們原本訪問的東西通通不見了，收到這樣的稿子是要登還是不登呢？其實在《臺北工業生的回憶》裡，有些我都覺得，很多當初訪問的東西都不見了。這就是口訪的結果不見得每次都會如願，我覺得失敗沒有關係，訪問十個人，未必就會有十篇稿子出來，常常會遇到期待可以問到什麼，卻發覺因為有很多因素，結果往往不如人意。

口訪時也常遇到受訪者雖然侃侃而談，但談的都是別人。例如我只是問他說：「228 的時候有沒有去參加學生隊？有沒有同學不見了？白色恐怖的時候有幾個臺北工專的學生受到牽連？」他們很多人都是對政治有興趣，以前黨外雜誌看很多，就開始滔滔不絕講自己對 228 的看法，完全沒有回答我的問題。這些未來在整稿的時候都會很麻煩，到底該不該放？放要放多少？有些人在講的時候會指名道姓，我們在整稿時會覺得這樣不太好，就把它劃掉，後來給他看稿子，他又說：「就是他啊！就是有這個事情！老師妳怎麼把它拿掉了？」我會覺得我是在保護你呀，但你又硬要放，那怎麼辦？有時候爲了避免後續一些問題發生，可能最後會沒有給受訪者看，就直接把人名刪掉，這樣比較好，因爲講到的人很多都還在世，我們要保護受訪者，做口述歷史不需要因爲這樣去惹到官司糾紛。通常我會覺得把發生什麼事寫出來就好了，人名不一定非要出來不可。

(六) 語言轉換上如何處理

在訪問臺北工業學校的校友時，他們常會用很多日文，比如說會講到「si-a ge」（仕上），那是每一科都會有的一門課，主要在講如何從細部去裝飾。我們當時也有到日本去訪問郭茂林，²⁴他非常有名，現在羅斯福路那棟臺電大樓就是他的作品，還有信義計畫區在李登輝當臺北市長的時候，就是郭茂林參考日本東京的某一區規劃的。他從臺北工業學校畢業後，就到東京去，在東京大學的建築系當助手，後來也開了自己的建築師事務所。像他當時從臺北工業學校畢業時應該不到二十歲，之後就到日本去了。所以訪問他的時候，語言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他就是講臺語跟日語，但我們的教育是國語思維呀，通常在講話的時候，都是用國語想，再轉換成臺語。他用臺語回答的時候，裡面又會夾雜很多日語。所以我們那時候有跟校友會合作，找了一個留日的博士幫忙翻譯，讓訪問可以順利進行下去。

這篇稿子是我那時候整的第一篇稿子，當時的我還沒有很多整稿經驗，所以遇到日文時我就通通把它翻譯，寫成很淺顯易懂的白話，到了後期才開始盡量寫日文，再在後面加註中文。臺語的部分，那時候還沒有像現在這樣都寫羅馬拼音，比如說遇到受訪者說「疏開」，我們就寫「疏開」（shū kāi），再加註寫「疏散」。那時候只做到這樣。

假如要去口訪在日治時期生活過的人，要先對那個年代一些

24 郭茂林，臺北市人，生於1921年，太平公學校畢業。1935年考取臺北工業學校建築本科，1940年畢業。參見鄭麗玲、楊麗祝著，《臺北工業生的回憶》（二），頁1。

特有名詞有些瞭解，因為他們三不五時就會溜兩句日文，不會管你的年紀大還是小，畢竟他一直以來就是這樣講，像郭茂林這樣。

（七）做歷史要有情感支撐

除了郭茂林，我們在東京跟大阪也訪問了蠻多校友，才清楚看到臺灣在日本時期工業教育的成果，可以說這個學校就是靠著這些畢業生，才有這個學校。當時臺北工業學校的校歌其實也是當時訪問挖出來的，那時候有校友說要唱校歌給我們聽，我們馬上問可不可以錄音，回來後聽著校友的錄音，之後也找出校歌的譜，學校才請人去把校歌重新做出來。

我們後來也訪問了很多校長，幾乎在世的校長我們都有訪問，校長就是在講治學理念、講對學校的貢獻，我會覺得訪問學生還是比較有意思。當然現在這一任校長²⁵還不錯，他自己就是臺北工專畢業的，學生時代就在這裡，對學校也有一些感情，那就可以跟他問到比較多。我覺得做校史或是校友訪問，還是要有一些情感在背後支撐。

25 臺北科技大學現任校長姚立德，為首位校友校長，畢業於北科大前身臺北工專。美國密蘇里大學電機碩士與威斯康辛大學電機博士。1997年起回北科大任職，曾任電機工程系教授、機電學院院長、教務長和副校長。2017年轉任教育部政務次長。

四、九二一災後十年，訪問軍方難以攻破

我在《災後十年——九二一地震口述訪問紀錄》²⁶ 裡負責訪問軍方，會有這個計畫是因為當初在九二一大地震之後，詹素娟²⁷ 老師他們去做了很多口訪，現在十年過去，事情變得怎樣了呢？這個計畫主要就是回顧這個。我自己對於我訪談的那塊其實不太滿意，因為女生對於軍方其實是很不熟悉的，他跟我說第十軍團、²⁸ 第六軍團²⁹ 的駐防地，我通通都不知道，一開始訪問時，我還問說：「你們一個師大概多少人？」我想受訪的軍方一定想說這個人是怎樣？問這麼粗淺的問題。

-
- 26 《災後十年——九二一地震口述訪問紀錄》以口述訪談方法，針對九二一地震發生後十年間，政府決策、影響決策的因素、執行要項、重建問題的發掘與呈現等，進行細緻的探索與釐清，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執行口述訪談，由臺史所許雪姬研究員等擔任訪問者。許雪姬、詹素娟主編，許雪姬、楊麗祝、陳儀深、詹素娟、劉士永訪問，《災後十年——九二一地震口述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2）
- 27 詹素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專長為族群史、區域研究、史學理論、原住民史。「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下載日期：2015年7月11日，網址：<http://ithda.ith.sinica.edu.tw>。
- 28 第十軍團：陸軍第十軍團指揮部，係中華民國國軍駐守於臺灣中部（中彰投、雲林縣、嘉義縣和嘉義市）轄區之陸軍部隊，總兵力約3萬人，指揮官編階陸軍中將。戰時負責臺灣中部的作戰指揮和軍事管制。〈第十軍團〉，「維基百科」，下載日期：2015年8月25日，網址：<https://zh.wikipedia.org>。
- 29 第六軍團：陸軍第六軍團指揮部，係中華民國國軍駐守於臺灣北部（北基宜和桃竹苗）轄區之陸軍部隊，總兵力約5萬人，指揮官編階陸軍中將。戰時負責臺灣北部的作戰指揮和軍事管制。〈第六軍團〉，「維基百科」，下載日期：2015年8月25日，網址：<https://zh.wikipedia.org>。

有關九二一的書滿多的，軍方就出了好幾本，這些我們在事前都要先看，看軍方標榜自己做了哪些事情，再列出哪些是軍方資料比較少、可以進一步做「十年之後」回看當時救災狀況的部分。那時候參與九二一計畫的兼任助理林丁國、李鎧揚，他們都是男生，也當過兵，我覺得這樣蠻好的，他們比較可以跟軍方的受訪者，比方說中央軍事院校校友會，哈拉一下，當過兵的人總是有當兵的話題可以講。

對於軍方的口訪我不太滿意的原因，除了前面說的不熟悉之外，也因為軍方是一個比較封閉的系統，我們是由上往下問，先去訪問陸軍總司令陳鎮湘，³⁰ 當他說到某件事時，會說這個你一定要去問聯勤司令，我們就去問，聯勤司令又說當時臺中地區負責的是什麼旅的那個旅長，又叫我們去問旅長、問參謀長，所以我們也去問了，但他們講的都是是一致的啊！而且訪問時陳鎮湘就坐在旁邊，能問到什麼問題？我們得到的都是制式的答案。軍方就是一條鞭，總司令怎麼交代，下面就怎麼做，因此好幾篇做下來，一致性很高。對於當時有人對軍方的救災有提出質疑的部分，完全問不到，甚至後來很多阿兵哥去災區處理，產生所謂的「災後創傷症候群」，這方面也不可能問到。雖然號稱第一線救災，但這些東西上面的人都不知道，他們是下達命令的人，但真

30 陳鎮湘，1942年出生，湖南長沙人，陸軍官校第34期（1965）正期畢業，國防大學兵學研究所七十二班畢業。九二一震災時任陸軍總司令，負責統籌、指揮國軍救災任務，之後並擔任「國軍災後重建指揮部」指揮官、「行政院九二一重建委員會」副執行長，現為國民黨不分區立委。參見由許雪姬、詹素娟主編，《災後十年——九二一地震口述訪問紀錄》，頁195。

正在下面做事的阿兵哥，到底當時他們的感受是怎樣，經過了十年之後，他們怎麼回頭看呢？這些我們都沒問到。有問到最低層的就是一個連長周海威，³¹他是後勤政務官、工兵官。

其實我們沒辦法訪問那麼多人，比如說醫療、軍方、政治，我們一個人設定訪問五、六個人，已經做了好幾年，要有成果出來，所以有時候受訪者篩選到最後也是不得已，因為有結案壓力。我會覺得事情還沒有做完，口述歷史不是說我這次做完九二一，之後就不用做了。因為這次做的不完整，人數太少，所以我們還要繼續做，比方說討論「集體創傷」，那些當事人在談到這些事情時，當時立即的反應是什麼？經過十年後他們怎麼回去看？我覺得都還有空間可以繼續做。以這次來講，軍方部分的代表性不夠，但是訪問軍方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剛剛講的：封閉，不知道要怎麼去找到可以受訪的人。當初我們在做《續修澎湖縣志》的時候，也有人說怎麼沒有做軍隊、做澎防部？³²但是誰有辦法做澎防部？除非澎防部自己要做！當年澎防部的司令比澎湖縣長還大啊！

如果想要了解軍方，我舉個例子，比方說澎湖有一個《建國日報》³³，就是軍方的報紙，現在好像已經不在了，但是以前的

31 周海威，中正理工學院建築系畢業，歷任軍旅數十年，在軍中主要擔任後勤官、工兵官等職務，九二一地震時於第十軍團天山部隊服役。參見由許雪姬、詹素娟主編，《災後十年——九二一地震口述訪問紀錄》，頁249。

32 澎防部為陸軍澎湖防衛指揮部之簡稱，總兵力約3千人，駐地澎湖縣馬公市。〈澎防部〉，「維基百科」，下載日期：2015年8月25日，網址：<https://zh.wikipedia.org>。

33 《建國日報》為澎湖地區唯一一家由國防部所屬澎湖防衛司令部轄下經

《建國日報》、以前在《建國日報》工作的人，應該都還找得到，雖然沒辦法從澎防部著手去做，但是還可以做《建國日報》這一塊。例如軍方早期有一個報紙叫《青年戰士報》³⁴，雖然歌功頌德的部分不少，但如果想要了解軍方這塊，它很具有史料價值。

五、不是我去選擇「女性」，是「女性」來選擇我

(一) 計畫源起

我在 2012 年加入《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³⁵ 這個計畫，主要是因為許雪姬老師和我們幾個老師都覺得，很多常常被訪問、很願意受訪的白色恐怖當事人，已經有點變成明星受訪人了，但那些不願意出來、甚至沒有去領補償金的人，根本不知道他們在哪裡。我們對於一些白色恐怖當事人在綠島或是出獄後的生活，可能都有一些了解，但反而是「家屬」

營，向軍方及民間發行的報紙，1996 年停刊。〈建國日報〉，「維基百科」，下載日期：2015 年 8 月 25 日，網址：<https://zh.wikipedia.org>。

34 《青年日報》為中華民國政府發行的軍事專業中文報紙。其前身為只在軍事單位發行的小型報《青年戰士報》，於 1957 年開放社會大眾訂閱，1984 年易名為《青年日報》。〈青年日報〉，「維基百科」，下載日期：2015 年 8 月 25 日，網址：<https://zh.wikipedia.org>。

35 《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以政治受難者女性家屬為訪談對象，由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委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代為執行口述訪談，執行時間從 2012 年 11 月至 2014 年 8 月為止，由臺史所許雪姬研究員等擔任訪問者，訪談內容共輯成三冊。許雪姬等訪問，林建廷等記錄，《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014），頁 7-8。

這一塊好像一直是空白。當時這些家屬怎麼去面對家中最重要的人離奇失蹤、被判刑、甚至是死刑？她們怎麼去維持家中的經濟？怎麼去營救的過程？後來的日子怎麼過？這些都很重要啊！比方說她們當時會去綠島探視，在大概民國四十年那個年代，要怎麼去綠島？這在當時應該是很困難的事。那到了綠島之後，當時也沒有那麼多旅社，她們又是住在哪裡？這些問題只有家屬知道，受難人反而不清楚。

通常受難者在十年、二十年後出獄，對外講了很多獄中的事情，可能還在講當時的理念、嚮往祖國等等，但其實一直在獄外生活的太太，跟「祖國」一點關係都沒有，也跟「紅帽子」一點關係都沒有，雖然如此，但她在求職以及生活上遇到的困難是很大的，這些「獄外生活」的部分都比較少在過往的口述訪談中看到。所以許雪姬老師就覺得可以去找這些受難者家屬，以女性為主，做一個口述訪談計畫。不是說我們去選擇做女性，而是時候到了，該做女性了！

（二）訪問對象的挑選與題目設定

我們首先希望可以訪問到母親，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角色，但是白色恐怖離現在已經有六、七十年的歲月了，母親可能多數都過世了，我們比較難去找到。所以後來主要針對受難者的太太、女兒、妹妹來訪問。但是訪問女性家屬會遇到一個問題是：很多事情她們都不知道。先生在外面幹什麼？她們根本不知道他為何被抓。那個年代的資訊也沒有現在這麼發達，有些人根本到現在都沒拿到判決書，面對這樣的狀況，我們很難了解她們要怎麼辦啊？可是人的生存真的是很奇怪，問她們說：「有沒有想要改

嫁？」都會回答：「沒有噢，我在等我先生回來。」我想她們在生活中要面對的問題，恐怕是比在牢內的人還要多，甚至也影響到子女就學與就業方面。即使是過了一、二十年，甚至二、三十年，她們的陰影都還在。

至於到了受難者的第二代，她們對案情更是後知後覺了，有些甚至還要問我們。這也是為什麼對女性家屬的題目會設定在她們如何調適生活、她們的悲傷，因為關於先生或父親的那一塊是她們所不知道的，先生或父親是因為什麼案子涉案，這些她們不太清楚，她們關心的是以後的生活怎麼辦？小孩怎麼辦？這些都是她們要去解決的問題，所以提問單會跟男性受難者不太一樣。

(三) 受難者家屬如何互助與追尋過去

很多受難者家屬因遭遇相同，會結成婚姻關係，像楊達的兒子楊建³⁶娶了董芳蘭³⁷，而她爸爸董登源³⁸也是政治受難者，跟楊

36 楊建(1936-)，楊達次子，其名有「期待建設新社會」之意。參見楊達，《綠島家書》(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1987)，頁50、58。

37 董芳蘭(1938-)，高雄燕巢人，受難者董登源之長女，因父親入獄，家中環境陷入困難，故僅小學肄業，開始擔任母親的持家助手，15歲學習理髮手藝。參見〈董芳蘭女士訪問紀錄〉，許雪姬主編，《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上)，頁318。

38 董登源(1915-1991)，高雄人。1949年10月19日被捕，1950年11月19日判決。據官方判決資料載，高雄市獅甲國民學校教員朱子慧、高雄市義合興鐵工廠職員李份，與陳澤民密設臺灣省工作委員會高雄地委組織，於1947年起至1949年9月間，或直接招收黨員，或以自治協會、員工福利會、工廠保衛團等名義分別組織。高雄鋁業工廠支部由董登源、陳平順、李能賀、陳朔新、洪國孝等組成，董登源任該組織聯絡人。於1960年出獄。

達一起在綠島。那時董登源和楊達發現他們各有一個女兒、一個兒子，於是就設計了一下，在楊建去綠島探視時，請他帶信回臺灣給董芳蘭，後來他們就結婚了。馮守娥³⁹也是，她哥哥馮錦輝⁴⁰是政治受難者，被槍斃，她自己也是同案被關十年，她的先生陳明忠⁴¹跟她哥哥在牢裡也有過一面之緣。有很多受難者出獄後會一起做生意，因為出去外面找工作不容易，所以大家會互相幫忙，誰辦一個事業，其他人就過去幫忙。

很多第二代家屬是在受難者出獄、自己也長大以後，才開始慢慢了解過去。像我訪問陳海清⁴²的女兒陳素英，⁴³她說她爸爸退

39 馮守娥，1930年8月26日出生，臺灣臺北縣人，陳明忠之妻，馮錦輝之妹。據官方判決資料載，盧盛泉、馮錦輝及馮守娥於1948年7月參加中國共產黨，馮守娥並於1950年3月介紹羅東區署辦事員蕭素梅入黨。1950年6月遭逮捕。參見〈馮守娥女士訪問紀錄〉，許雪姬主編，《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上），頁5。

40 馮錦輝(1928-1950)，宜蘭人。據官方判決資料載，羅東鎮西安里雜貨商盧盛泉，同羅東國民學校教員馮錦輝及其妹馮守娥，早於1948年7月間，分別在臺北市及羅東鎮參加中國共產黨。1950年6月被捕，同年判處死刑。參見〈馮守娥女士訪問紀錄〉，許雪姬主編，《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上），頁3。

41 陳明忠，馮守娥之夫(1929-)，高雄人。1950年9月遭逮捕，11月判決，據官方判決資料載，陳氏被指控1947年6月時參加叛亂組織，為組織散發傳單。1960年出獄。參見〈馮守娥女士訪問紀錄〉，許雪姬主編，《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上），頁3。

42 陳海清(1921-2013)，臺北人。1950年5月13日被國防部保密局羈押偵訊，9月7日判決，11月28日宣判。據官方判決資料載，林麗南於1948年夏參加叛亂組織後，介紹陳海清加入。於1960年5月刑滿開釋。

43 陳素英(1949-)，臺北人，為受難者陳海清之次女。曾就讀臺北福星國校附設幼稚園、西門國校、臺北市立女子中學、北一女、政治大學教育學系。畢業後即進入商場，繼而自行創業，從事五金出口。婚後進入雙連教會服務十餘載，再以50歲之齡任教淡江高中英文科。現持續參與長老

休後就兩個生活圈，一個是臺北工業學校同學會，另一個就是綠島的難友。因為她常陪爸爸去參加聚會跟活動，才慢慢知道爸爸以前是怎樣，後來還有幫忙申請補償。這也是我們這次訪談的重點：家屬是怎麼知道可以去申請補償？怎麼去申請？透過什麼管道？基本上她們還是要參加互助會，如果沒有參加的話，真的都不會知道這些訊息。



陳素英女士受訪情景，攝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另外還有像林恩魁⁴⁴的小女兒林由里，她是在爸爸出獄後才生的，所以對於爸爸以前的事情更加陌生，是因為有一次要帶爸

教會、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案件平反促進會的活動。

44 林恩魁(1922-)，高雄人。1950年10月30日被逮捕，1951年2月12日判決。據官方判決資料載，林恩魁於1947年四、五月間在臺灣大學醫學院，由臺灣學生工作委員會委員劉沼光介紹，寫自傳一篇，加入共產黨。1957年底出獄。參見〈林美里女士回想錄〉，許雪姬主編，《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中)，頁471。

爸出國參加姐姐的婚禮，要申請良民證，結果被擋下來，才知道爸爸以前的事情。一般來說，很多母親都不會跟小孩講爸爸發生什麼事，因為大家還要過日子嘛，所以對這些第二代家屬，訪問的題目就著重在：父親的形象是怎麼建構起來的？妳怎麼去了解自己的父親？在臺灣還不是那麼開放的時候，當妳知道了父親的事情，妳怎麼跟人家說妳的父親？又或是聽到別人說他是匪諜，妳會怎麼說？

以何穎紅⁴⁵為例，他都說：「我爸爸⁴⁶就是又紅又專。」他對爸爸的建構是很後面的，要看其他家屬要給他什麼樣的父親形象。因為他爸爸死的時候，他還很小，跟簡吉⁴⁷的兒子簡明仁⁴⁸一樣，不知道爸爸長什麼樣子，所以他跟媽媽非常親。在長期跟著媽媽過日子的過程中，媽媽是怎麼講爸爸的？他媽媽每一年在爸爸忌日的時候寫一封信給他，然後燒掉；他自己在世界各地工作的時候，也一定帶著媽媽走。所以當他提到婚姻的時候就說，一般女生是不太敢嫁這樣的人，這種跟媽媽很好，又是孤兒寡母

45 何穎紅，白色恐怖受難者何川之子。

46 何川，1924年生，臺灣臺南市人。據官方判決資料載，鄭海樹、何川、何秀吉於1947年5月及12月分別密設臺南市工作委員會，分任書記、組織、宣傳等職，吸收邱焜棋等設立臺南工學院附屬工業學校臺南省立工業學校等支部，及吸收呂水閣、蘇仁義、鍾紹雄、張大邦、張皆得、陳溪等刺探軍情。判處死刑。「臺灣浩劫」，下載日期：2015年8月25日，網址：<http://www.twgiga.com>。

47 簡吉（1903年5月20日－1951年3月7日），高雄縣鳳山市（今高雄市鳳山區）人。日治時期臺灣共產黨黨員、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於二二八事件時加入中國共產黨。犧牲於1950年代白色恐怖之中。〈簡吉〉，「維基百科」，下載日期：2015年8月25日，網址：<https://zh.wikipedia.org>。

48 簡明仁，簡吉之子。臺壘集團董事長王永慶女婿、大眾電腦董事長。

的情況。不過他的太太因為家裡也有人白色恐怖受難者，滿能體會這樣的處境。所以上一輩的受難對於第二代來說，在他們的婚姻裡面，或多或少都會有點牽連。

(四) 兩代受難者家屬共同受訪經驗

在訪問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時，常常遇到母女同時受訪、夫妻同時受訪的情形。我們當初是透過楊翠老師找到董芳蘭，所以訪問董芳蘭的時候，楊翠也在旁邊，楊翠的爸爸楊建也在現場。其實董女士還滿活潑的，但很多事情都要女兒提醒，主要是她沒有像楊翠一樣做過很多白色恐怖研究，同時也是一個文學家，所以在媽媽的記憶裡，也講不太出什麼，變成由楊翠一直補充，比方說：「媽媽妳上次不是有跟我說，那時候妳要過日子，所以開始賣小吃、開始做手工呀！妳不是家庭即工廠嗎？」媽媽才想一想說：「好像是有噢。」但媽媽可能已經忘了。



董芳蘭女士受訪情景，攝於家中

另一個是出身六龜的受難者吳聲潤，⁴⁹他太太是劉敏，⁵⁰女兒是劉碧華，她們也是母女同時受訪。訪問的時候吳聲潤也都在，雖然他都沒有出聲。跟董芳蘭比起來，劉敏比較有訴說能力，因為她本身是小學老師。我們會問她在學校裡有沒有受到一些排斥？或是有沒有遇到升遷的問題？女兒在一旁就會適時補充。她們家是在重慶北路、大龍峒那一帶，我們就會問當時鄰居對爸爸這些事情有沒有說什麼？女兒小時候的就學經驗如何？劉碧華本身也有完整的訴說能力，所以就可以設計一些問題，不一定跟受難者本身相關，而是跟她們生活中遭遇到的問題有關。

訪問住在景美一帶的林招治⁵¹時，則是遇到夫妻共同受訪的問題。訪問時許貴標⁵²都在旁邊，因為林招治對先生的案情所知

49 吳聲潤(1924-)，高雄六龜人，曾就讀日本東京芝浦高等工業學校機械科。戰後返臺，於松山的臺灣工礦公司第六機械廠擔任度量衡組立部主管。因不滿時政，遂與同事傅慶華加入共產黨組織。1950年，當局偵破臺北市工委會案，年底吳、傅二人同時被捕，傅氏遭槍決，吳氏判刑12年。出獄後，自行創設東陽精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參見吳聲潤，《白色恐怖受難者吳聲潤創業手記：一個六龜人的故事》（臺北：自刊本，2009）。

50 劉敏(1926-)，臺北林口人，受難者吳聲潤之妻，畢業於臺北永樂公學校、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1949年因許強之妻劉順娣作媒，與吳聲潤結婚。畢生擔任小學教師共25年，在丈夫出獄後即戮力助夫創業。

51 林招治，(1929-)，臺北艋舺人，先後就讀東園國民學校及「臺北事務員養成所」，1949年底與許貴標結婚。1954年，丈夫卻因「知匪不報」而被捕，之後獨立持家數年。參見〈林招治 許貴標夫婦訪問紀錄〉，許雪姬主編，《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中），頁500。

52 許貴標，(1927-)，臺北景美人。1954年5月9日被國防部保密局逮捕，1956年10月24日判決。根據官方判決資料載，許貴標與王忠賢為幼年朋友，王氏曾將油印刊物給予許氏閱讀。1950年秋，再向許氏宣傳共產黨政治之好處。許氏明知其為共謀，未據告密檢舉。判刑確定後囚禁於

有限，加上先生出獄後，兩個人的人生一直綁在一起，因為一起做玻璃嘛，做玻璃的部分也是先生比較了解，所以常常有先生插話、或是太太的話被先生搶過去的狀況，遇到這樣的情形時，訪問者就必須有一些引導。

訪問許強⁵³的女兒許須美⁵⁴時，她的姑姑、阿姨（指其母親的雇員）都有來，四個人同時受訪。因為許強被槍斃的時候，許須美才五歲，很多事情要靠上一代去補充。訪問是我跟許雪姬老師去的，每問一個問題，她們就會七嘴八舌的講，有時真的會不知道她們在說什麼。比如說問到許強死時的情形，一個姑姑還是阿姨就突然跳出來說：「那時候 Tatsu 很聰明呀。」我們就想，Tatsu 是誰？再問才知道是許達夫，許強最小的兒子。接著姑姑和阿姨就開始講 Tatsu 的事情，已經偏離我們的問題越來越遠了，但又不能打斷她們、不讓她們講，這樣會讓她們等一下講不下去。這就是為什麼訪問中做筆記很重要，要清楚哪些她們已經

國防部臺灣軍人監獄，1959年8月26日假釋出獄。參見〈林招治 許貴標夫婦訪問紀錄〉，許雪姬主編，《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中），頁501。

- 53 許強（1913-1950），臺南人。據官方判決資料載，許強於1950年5月13日遭逮捕，9月7日判決。其被控於1948年1月由郭琇琮吸收參加叛亂組織之後，吸收胡鑫麟、翁廷俊組成臺大醫院支部，充任書記，每兩週開會一次，且與郭琇琮等均是臺北市叛亂組織之首腦及主要幹部，策畫叛亂行動，指使匪徒，煽誘動搖分子，擴展非法組織，實達意圖破壞國體、顛覆政府之程度。於1950年11月28日執行槍決。
- 54 許須美（1945-），受難者許強之三女，臺灣大學微生物研究所碩士。1979年至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從事研究，1988年獲得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共衛生碩士學位。自1981年起即在行政院衛生署從事傳染病防治工作。歷任衛生署防疫處科長、防疫處副處長、疾病管制局副局長等職，亦為臺灣大學兼任副教授。



許貴標、林招治夫婦受訪情景，攝於家中

回答了，哪些還沒講完等一下要再回來補問，不然會跟受訪者一起亂掉，回不來。這個就是訪問的技巧，經驗多了，就知道每次的訪問一定要問到什麼東西。

(五) 受訪者的訴說能力

通常做口述歷史有一個條件：受訪者需有訴說能力。當時在審核這個計畫的委員有提出質疑說，我們都去訪問一些有訴說能力、可稱之為菁英份子的受難者家屬，那其他沒有訴說能力、社會底層的人，要如何被看見？這的確是一個問題。



左起許須美女士、劉美珠女士（許須美表姊）、邱蘭妹女士（許母劉順娣之雇員）、劉金珠女士（許須美表姊）受訪情景，攝於家中

比方說我們去訪問許強的家屬，他的太太劉順娣本身是醫生，在當時是可以養活自己的，她的小孩們後來發展也不錯，她們就具備很完整的訴說能力；但訪問到劉水清⁵⁵的女兒劉富紅，⁵⁶

55 劉水清（約 1909-1985），高雄湖內人，中藥商兼中醫。1952 年 2 月被捕，羈押近兩個月，同年 4 月保外就醫。至 1953 年 10 月再被羈押，10 月 29 日判決。據官方判決資料載，劉水清於臺灣光復後，及不滿現實，自 1947 年共產黨製造暴亂起，思想偏激，同情共產黨。1949 年後並供給金錢予黃添才、李媽兜等。1954 年 3 月移至國防部臺灣軍人監獄，1963 年 8 月 23 日刑滿開釋。

56 劉富紅（1947-2014），高雄湖內人，受難者劉水清之三女，因父親入獄



劉富紅女士受訪情景，攝於家中

就不一樣了。當時劉水清是開中藥舖的，他的案情是屬於「知匪不報」。他們可能因為後來的生活很困苦，教育程度不高，因此沒有辦法對事情很完整的訴說，我們要問出生活中的很多細節就有難度。

(六) 與時間競賽書寫家族歷史

有些受訪者在書出來之前就過世了，所以做口述歷史真的是一項跟時間競賽的工作。很多當時的事情，去問到下一代可能是越問越不清楚，因此我們就要調整方向，變成是做家族史的概念。

後家中經濟困難，故小學畢業後即先外出工作幫助家裡，當過冰果室員工，學過織毛衣，並且看顧家裡的藥房。待父親歸來，始續讀立德高級商工職業學校。28歲出嫁，移居高雄市，待子女長大都去上學後，乃至食品工廠當女工。晚年與子女同住。

前陣子我看《一甲子的未亡人：王培五與她的 6 個子女》⁵⁷，講煙臺中學案。⁵⁸ 作者特地到美國去訪問張敏之的夫人王培五，訪問的時候她已經 104 歲了，最近剛過世沒多久。因為當時張敏之被槍斃時，王培五還很年輕，作者訪問她們後來在屏東怎麼過日子、小孩怎麼輾轉送到美國、最後讓整個家族都在異地發展的過程。又或是《花蓮鳳林二二八》⁵⁹，講花蓮鳳林張七郎⁶⁰ 家族之後的流轉，看那本書的時候真的是潸然淚下，很可憐。

除了創傷記憶之外，受難者家屬的生活經驗、甚至是以後的發展，我覺得都是可以做的角度，白色恐怖會影響到整個家族、

57 《一甲子的未亡人：王培五與她的 6 個子女》為呂培苓著作，記敘山東煙臺聯合中學校長張敏之的夫人王培五，從千金小姐到政治寡婦的一生。在張敏之過世後，王培五如何帶著六名子女生活，最後一家逃離臺灣，在國外定居。出版日期：2015 年 6 月 10 日。

58 煙臺中學案：為白色恐怖首宗，也是牽連人數最多的第一大案，史稱「澎湖案」。事端發於 1949 年國共內戰局勢逆轉，國府計畫遷臺，山東煙臺聯合中校長張敏之，率 2000 名學生與其他山東省各地七個聯中，共 8000 名流亡學生追隨投奔，原盼遷臺繼續學業，但因入臺管制而暫轉澎湖。不意軍方因內戰兵員漸耗，強要接收這群中學生為兵。張校長為維護學生的受教權挺身抗爭，軍方竟以莫須有的「匪謀」入罪，他和多名師生被槍決，數千名學生被充軍後受盡凌虐，另有一些不知人數、不詳姓名的學生被投入海中溺斃。下載日期：2015 年 8 月 25 日，網址：<http://www.books.com.tw>。

59 《花蓮鳳林二二八》以 1947 年時任花蓮縣參議會議長與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張七郎先生之遺族為訪談對象，由張炎憲、曾秋美等編，《花蓮鳳林二二八》（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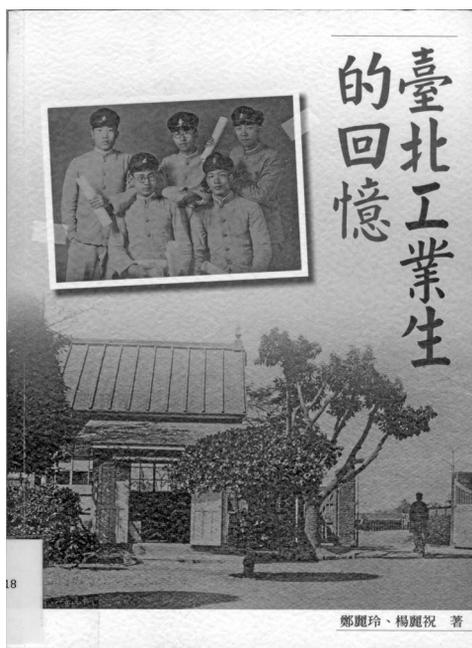
60 張七郎（1888 年－1947 年 4 月 4 日），今日新竹縣湖口鄉人。臺灣總督府醫學校（今臺灣大學醫學院）畢業。曾任醫師、制憲國民大會代表、花蓮縣參議會議長。後在二二八事件中，與其子張宗仁、張果仁被國民政府逮捕處決，父子三人同時遇難。〈張七郎〉，「維基百科」，下載日期：2015 年 8 月 25 日，網址：<https://zh.wikipedia.org>。

甚至家族未來的走向。所以在做受難者家屬第二代和第三代口述歷史時，設定主題很重要，不一定要跟白色恐怖直接相關，他們生命中的任何一段都可以是主題。訪問的時候，不一定要談到個人的生命史，可以把生命史中的某一段擷取出來，我覺得有時候一段就已經足夠。

六、口述歷史讓個人生命見證大時代

我們在談個人生命史時，可以從中窺見整個大時代的變化，這就是口述歷史能突顯的一個重要性。比方說在《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中訪問到的林招治與許貴標夫婦。許貴標入獄前本來是在農會裡當總幹事，被關了七年出來之後，當然沒辦法復職，所以他就開了一間玻璃行。

訪問時談到關於他們為什麼開玻璃行、為什麼玻璃行後來收起來了，這些都很有意思。講到工作內容，像是夫妻倆騎著一台摩托車，後面裝了一個木架子，上面疊滿小玻璃，兩人就四處去幫人家裝玻璃。我們現在用的玻璃都是大玻璃，要用起重機搬，一般摩托車是沒辦法載的，而他們家裡也沒有可以割玻璃的設備，因為那個年代多數住家商店使用的都是小塊玻璃。我聽到這些就覺得很棒，應該要再多問許貴標先生這些產業史。雖然當初我們訪問的主題是談受難者家屬怎麼度過、怎麼去展開新生命，但在訪問過程中也會聽到除了個人傷痛記憶之外，關於時代演進的東西。這就是口述歷史有意思的地方，很多東西都可以進一步去發展，不是說這次做完以後就沒得做了。



《臺北工業生的回憶》第一集

在做《臺北工業生的回憶》時，我們有特別挑一些人是他沒有參加校友會，但並不是什麼事業的負責人，比如說他就是一輩子都在幫人家修理收音機。我們想知道從戰前到戰後，修理收音機這個職業有什麼變化，這才是有意思的部分。我們也訪問到在中廣工作的周塗墩⁶¹先生，他從日治時期就進入到臺北放送局，做

61 周塗墩，1921年出生於臺北市錦町，自「臺北第一師範學校附屬工學校」畢業後，考取「臺北工業學校」電氣科。1939年，「臺北工業學校」畢業。戰後中廣任職期間，協助中廣完成菲律賓馬尼拉第二屆亞洲運動會報導，臺灣首次電視實況示範演出等重要工程。1976年，以正工程師一職

廣播工作。訪問裡面最有意思的部分，是他提到後來國民黨接收了放送臺，他們就一定要加入國民黨，原本是日本人的事業，又變成黨營事業，這些變化的過程。訪問時他給我們看了他所有的薪水單、工作證、黨證，資料非常齊全，因為他自己也想要寫回憶錄。

從周塗墩先生的訪問可以看到很多很有意思的東西，比如說臺灣電視公司的成立、臺灣當時的奧運會轉播情形是怎樣、轉播站怎麼建立等等。可以看到一個人從日本時期到戰後都在做同一件事情，從廣播到電視，後來也是臺視的創始人小組之一。我覺得這真的證明了個人的生命史可以見證戰後整個時代。

七、口述歷史經驗與日常生活的結合

(一) 將口述歷史運用於各種領域

我們學歷史的人做了這麼多口述歷史，也是要累積資料供人研究。做一個口述歷史要看做的目的是什麼，比方說拍一部電影，用影像說故事，也需要做一點口述歷史，可能成果不是像我們現在這樣出版一本書，而是呈現在影像裡面；或是寫一本大河小說，對於故事背景也需要做一些口訪工作。

我在寒暑假會去找一些跟歷史相關的小說或電視劇來看，參考別人是怎樣應用歷史。前陣子看了一部小說叫《鈴木商店的當

退休。已過世。參見鄭麗玲、楊麗祝著作，《臺北工業生的回憶》(一)，頁 63。

家娘》⁶²，鈴木商店在西元 1910 年代前後，是跟三井、三菱差不多等級的綜合商店，在後藤新平⁶³ 那個時候，為什麼鈴木商店可以拿到比如說鴉片的專賣權等等，小說是寫它從明治到大正破產的家族歷史。我一開始是因為自己讀到在日治時期的鈴木商店，覺得滿有意思的，後來發現有相關的連續劇跟小說，就趕快找來看，特別去看小說裡怎樣描寫臺灣。像這些連續劇和小說，都需要做歷史背景的功課，當然也會加一些戲劇性的因素進去，不過有些部分我在看的時候還是會覺得，這個作者到底有沒有到過臺灣啊？雖然說戲劇性滿強、滿好看的。

我覺得這些出現在小說和戲劇裡的元素，有些或許未來在做口述訪問時也會用到，一些比較生活的東西，就像以前老師會說，歷史裡面除了人名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小說裡面除了人名是假的，其他都是真的。我覺得史料不一定要用很嚴肅或單一的方式呈現，不論做學術研究也好、或是進入教職、或從事任何的工作，有了口述歷史的背景、歷史的背景、考證的背景，在創作小說戲劇時，除了育樂之外，也能提供正確的背景讓大家可以

62 《鈴木商店的當家娘》為日本作家玉岡薰 2007 年 11 月出版的日本小說。該小說以真實存在的「鈴木商店」為創作主軸，敘述女老闆鈴木米與丈夫鈴木岩治郎於神戶白手起家辛苦創業，之後的金子直吉在女老闆的託付下，讓「鈴木商店」成為風光一時的知名大企業的歷程。時間橫跨明治至昭和年間。〈鈴木商店的當家娘〉，「維基百科」，下載日期：2015 年 8 月 25 日，網址：<https://zh.wikipedia.org>。

63 後藤新平（1857 年 7 月 24 日－1929 年 4 月 13 日），為大日本帝國時期的政治家、醫師，陸奧塩釜（今岩手縣奧州市）人，曾任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1898 年－1906 年）。〈後藤新平〉，「維基百科」，下載日期：2015 年 8 月 25 日，網址：<https://zh.wikipedia.org>。

透過小說戲劇去獲得不錯的歷史知識。

就歷史推廣層面來說，我覺得這樣的結合滿好的。因為自己在教書的時候都會想，學生上課時到底有沒有在聽啊？所以要想一些有趣的東西，來跟歷史做結合。不是有一個歷史老師叫他的學生去做鄭成功的臉書嗎？設計的時候要想鄭成功會加誰為好友？陳永華跟施琅嗎？設計鄭成功的臉書不是那麼簡單，是需要讀書的。我們學歷史的這麼會找資料，知道這麼多資料庫，也做了很多口述訪問，但出版了那麼多書到底有沒有人看呢？還是只有研究者在看？也許就是要想一些更有趣的方式去推廣歷史。在有了正規的口述歷史訓練之後，要怎麼去運用？我覺得這是比較重要的，並不是每個歷史系畢業的都可以進得了國史館或找到教職啊！所以說與其看現在很多編劇亂編，我們學歷史的真應該好好檢討有沒有好好拓展歷史的領域。

（二）口述歷史的價值

我自己覺得很可惜是沒有幫我母親做口述歷史。那時候有學生來訪問她，研究主題是廁所跟一般人的衛生習慣，想知道以前人的如廁習慣是怎樣、為什麼廁所是在菜園旁邊、以前家裡面的廁所長怎樣，這些問題我從來都沒有跟我母親問過，是那次研究生來我家，因為他不會說臺語，我要負責翻譯，才知道原來我母親曾經做過這麼多事。她是童養媳、以前還有做過鞋子，我父親是去海南島當兵，有一段時間他消失在我們家，我母親又是怎樣度過那個時間的。她的生命史這麼有意思，見證了戰前到戰後的那個時代，雖然她沒有受教育，訴說能力或許不強，可是沒有受教育的人也是有他們的一些看法，甚至他們的人生經驗跟那些有

讀書識字的人應該是不一樣的。我最遺憾的就是沒有幫我母親做口述歷史。

口述歷史一方面是創造史料，另一方面也是反映出當時人們的一些事情。環顧周遭，每個人的生命一定都有些意義，這些意義就是要透過口訪的方式把它紀錄下來，讓沒有經歷過的人也可以去經驗。當自己親自完成了一次口述歷史，事後回顧，會發現不只是在歷史研究上有一個成果，也會發現這是自己人生經驗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未來不管去做什麼事，有了口述歷史這樣的經驗跟成果，去把它向外擴大利用並從中達到一些意義，我覺得都是口述歷史很有價值的地方。